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醒世恒言 第六回 桃源洞矯廉服罪

歸隱 心遠主人著 得趣臨河水，長歌賦考槃。放形林麓外，天地自為寬。

其二

何事居泉石，長安路已遙。好將王佐業，經濟問漁樵。

其三

飲酒學陶潛，歸來三徑閒。醉鄉無限樂，不曉換江山。

其四

蹈海稱高士，居山亦隱淪。桃花開遍未，住久不知秦。

人生在世，出處大節，最要分明。出者，忠孝顯揚，功名錶著；處者，節廉清白，河水盟心。乃為丈夫之行。然世上又多有一種托意逃榮，比求進之心更切，昔人所以有北山移文之謔，終南捷徑之譏也。出也不成個出，處也不成個處，進退兩負，貽笑後人。總是那甘心石隱，避俗耽空，原是一個最難之事。眼看著繁華富貴、美色黃金，安得不愛？一旦顧了那君父大倫上，就棄了榮祿，清潔盟心，終身享著清虛寂寞，與麋鹿為群，與木石為伴。你道千古而下，有得幾個隱君子哩！

如今卻說那晉陶潛，字淵明，原是陶侃之後，別號五柳先生。當晉末解組歸，三徑荒蕪，力耕自贍，衣不謀寒暑，屋不蔽風雨。先生挈妻子處之，悠然自得。性嗜酒，家貧無以給，每興至，爰彩菊盈把，俄有白友人王弘持酒至，遂開樽對酌。至醉，白衣人亦酩酊而去。時以詩自娛。有「三旬九遇食，十年著一冠」之句，旋有「飢來驅我去，叩門拙言辭」之詠。

其時有個宰相姓陳，名荃，乃是戰國陳仲子之後也。一日偶見淵明詩，常歎道：「淵明一貧至此哉！非我不能富貴他。」乃命駕至郊外，來謁先生之廬。淵明出迎，捉襟長揖，分賓主坐定。命童子彩菊英，掇鬆實，煮香茗而進之。陳荃道：「某先始祖清修苦行，表表人間，終窮且餓，不能自立。祖妣君，辟繡勤苦，朝夕不謀，舍甘茹檠，棄逸就勢，一生已矣。今及子若孫，幾不克振；數世至餘，餘乃翻然改行，悔先始祖之迂道，不近人情。人喜的是富貴，他偏要讓齊國；人喜的是功名，他偏要居於陵；人喜的是飲食，他偏要吐鵝咽李。自我觀之，何苦如此！我如今專會逢迎上官，要結內相，貪財慕祿，乃得到今日地位。你看我回轉成名，含糊作相，珠履三千，金釵十二，好不炫耀也，好不富貴也。新主上重加賚予，贈某始祖以大廉侯爵，子孫食邑萬戶。今子恥以五斗折腰，賦《歸去來辭》，挈妻子而隱，又何迂也。餘見子詩，特過相訪，若能從我同游當世，必然成子功名，許你富貴，反掌間耳。」淵明謙遜答道：「某雖不才，頗有自得之處。且某之自處，與公祖異。某性耽山水，酷愛琴書；等富貴如浮雲，視功名於流水。一觴一詠，何樂何憂；興廢存亡，付之一瞬；豐歉得失，瞠乎若忘。貧雖居六極之一，而閒實為生平之安。山蔬水藻，菊臭鬆姿，某自樂此，他匪所知。」陳荃見其志已決，遂作別而去。淵明亦毫不為意，歌詠自得，如與塵世膜不相關，居十餘年。

一日，見春光明媚，桃柳爭妍，乃攜妻子，閒遊諸山。至一河曲，流水一灣，清徹如鏡，惜不得駕舟一泛。徘徊久之，忽聞欸乃聲自蘆葦中出，遂候之。登舟遠駕，始而流泉一掬，僅可容刃；既而浩渺滄波，一碧萬頃，日晡月升者數晝夜。淵明與漁人問答，老妻和稚子遊觀，山水有緣，寢食都廢。窮盡水際，便得一山。漁人道：「可以登矣。」淵明遂與妻子捨舟登岸，漁人鼓棹而去。淵明轉入山灣，忽見一洞，洞內外植桃盈千。時方仲春，桃花正當盛開，淵明喜不自勝，乃作《飲酒》詩曰：

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，心遠地自偏。彩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

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

淵明遊玩桃花深處，題詩已畢，正欲入洞遍玩，忽聞仙樂聲喧，自天而下。仰見仙童玉女，焚香執幡前導，後有一仙女，乘雲御風而來，自稱九天玄女娘娘，奉上帝敕命，詔淵明及妻孥，道：「晉處士陶潛，並妻若子，入洞接詔。」潛等驚怖，俯首進洞，見人物熙熙，屋宇輝煌，別是一天世界。俄有青衣數十人，捧卷案。袍服迎候。見淵明至，咸跪接，請更衣冠。迎至一殿，殿高數十仞，翬飛畫棟，迥非人間所有。淵明亦莫知所之，但從青衣人至殿下，仰見殿上擺列香案。青衣人稟道：「此當俯伏接旨。」淵明乃令妻、子俱伏地，玉女乃開詔宣讀，詔曰：

朕維仙凡霄壤，廉佞雌雄，特設桃源，渡凡夫之捷徑；弘施寶筏，作廉士之津梁。茲爾晉處士陶潛，獨清獨醒，不甘心事二君；一食一瓢，自愧身糜五斗。廉介清風，忠貞皎日，敕為桃源洞主。爾妻姜氏，食勤作苦，相夫子以正直；樂道安貧，效唱隨而靖節。齊眉佳偶，接輿同調，敕為桃源洞君。受事之後，恪恭厥職。花落花開，變盡世人面孔；水流水止，滌清大眾心苗。毋使怠荒，自貽隕越。慎之，慎之！故敕。

淵明叩頭，嵩呼謝恩。接詔畢，送娘娘歸天，令妻子進殿後，自乃升殿入座。但見：

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，孰謂求之則得；堂高數仞，楹題數尺，敢雲得志勿為。烈烈糾糾，擺兩行金瓜武士；齊齊整整，列數隊青衣隸人。左邊有洗心房，滌慮房，脫胎換骨房，異人間兵刑戶禮；右邊有仙酒庫、名泉庫、奇花瑞草庫，非寰中貨帛金錢。碧波千里，同山水而隔塵氛；白日中天，其升恒而銷俗氣。真個是仙源有景誰能到，世上誰人是隱仙。

卻說淵明登殿，諸役叩頭禮畢，有吏胥捧上桃源公案一宗，稟道：「本洞開闢，自無懷氏、葛天氏；各千餘年，接管有巢父。許由；曆數千年，有伯夷、叔齊；又數百年，有長沮等。前又數十年有黔婁、原憲，以主洞事，又百十年，遂之屈原。以上諸位，今俱升擢天曹。」又一吏查遍桃源地土，戶口冊，計百萬三千六百里，戶口一千五百萬。歲供仙酒名泉，奇花瑞草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。洞中居民，從無懷、葛天時來者，皆草衣水食；從巢、許時來者，俱半業漁樵；夷、齊時來者，更廓首陽，左右居民，互百餘里。後又有聞風而來者，植靈草奇葩以為食。沮、溺時，民來無幾，俱業耕；婁、憲時，民來寥寥，多業儒；屈原時，民稍有術數氣習，然來時俱在洞內，洗心滌慮，脫胎換骨，掃盡塵累，齊稱廉民。外有一人，名陳仲子者，自戰國時匍匐攜妻而來。其時，屈洞主惡其避兄離母，夷棄人道，叱之洞外。其族雖繁，不入本洞戶口，見居源之下流，耕食鑿飲，自以為是，經今數百年。淵明聞之，驚訝道：「何物小子，敢污吾仙境，速召其族俱來。」

須臾，隸人拘至殿下。洞主喝道：「汝乃矯廉滅倫之輩，見棄於孟夫子，不思改過從善，習父子兄弟之常，何乃遁居於此，此地乃清風高節之鄉，長生不滅之境，豈爾所居！今爾族已繁，流風將熾，終恐為世之大患，且汝子孫名荃者，奸邪害國，醜類人世，汝因孫顯，冒食大廉侯爵，舉世頌爾為廉士，人道幾淪於禽獸，皆由爾矯偽之風所化，非族滅爾類，不足以絕其教。」仲子訴道：「某齊人，本廉士也。孟夫子不察，稱曰：惡能廉。某遂忿而問津子此，邇來數百有餘年矣。初來時，洞主係孟氏之黨，不理是非，擯諸洞外，因居源之左側。後來屈原洞主乃楚人，不識齊士，亦不容入洞，然尤得居源左，自成一家。今洞主何遂至族滅我，我罪殆不至此。若以廉士而受族誅，舉世貪污者將何如？」洞主喝道：「天之所生，地之所養惟人為大；人之所以為大者，以其有人倫也。今汝離母避兄，無親戚、君臣、上下之分，單單戀著你一個妻子，同去辟麻，這個叫做廉麼？若是這等為廉，世上不顧母親弟兄，不顧君臣上下，只去戀著妻子的奸道，多得緊哩。一個人既然沒了人倫，件件都不見得好了。據我看汝做作，只好當得個曲蟾兒，不然也像得個螻蛄蟲兒罷了，如何冒認個廉？豈有沒人倫的蟲類而可以為廉哉！以爾之行，是謂矯廉。矯廉之弊，流毒最大，似是而非，罪浮於真。」乃執筆作判。判曰：

齊陳仲子者，矯廉千譽，欺世盜名。行滅人倫，罔識君親之大；螻蛄蟲類，寧知孝悌之常。賴半李之餘生，趨趙仙境；偕辟繡之佳配，遺棄於陵。離母避兄，肺腸殊難洗滌；目盲耳眩，酒泉豈識仙名。鄭聲亂雅，紫色奪朱，天譴在所必加，吾刑爾當族之。

判畢，喝令武士押出陳氏之族，盡行誅戮。其時陳氏之黨，幾無噍類，世界亦為澄清。咸識親戚、君臣、上下之倫，不致為矯

廉之說所誤。於是洞主快然，日與洞君酌酒賦詩，無為而治。人間仰先生之風者，靡不頑廉儒立。上帝嘉之，每欲升擢，只因代任者甚難，至今仍以先生主其事。先生復於源之東西，開拓數千里，以俟後之問津者。詩曰：

清流入耳思高枕，遠岫當窗眼倍青。
已識桃源問津少，達生今且醉劉伶。

總批：時事日非，江河日下，吾恐世間假廉士亦不可多得矣，奈何！昔人指終南山為仕途捷徑，良不誣也。